

青年电影手册

总第四辑

程青松 主编

2011 01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青年电影手册

总第四辑

程青松 主编

2011 01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电影手册. 第4辑 / 程青松主编.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133-0146-6

I. ①青… II. ①程… III. ①电影评论—世界 IV. ①J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4931号

青年电影手册

程青松 主编

责任编辑: 陈雨川 王楷威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李岩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88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3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一版 201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146-6

定 价: 3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壹 封面人物

- 3 | 姜文 让梦想继续飞

贰 手册聚焦 香港电影专题

新香港电影趋势

- 20 | 香港电影重新集结冲锋号——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简评
- 24 | 三个时期中国电影中的香港电影
- 28 | 香港电影回顾思考
- 30 | 新香港电影的可能性

合拍大片大市场

- 35 | 寻找香港电影的新可能——专访陈可辛导演
- 37 | 《十月围城》与百年中环学
- 41 | 有志竟成——《十月围城》考评

变异中的港式情怀

- 46 | 月满轩尼诗——专访岸西导演
- 49 | 吞云吐雾 呼吸爱情——《志明与春娇》
- 52 | 我也买不起楼——《维多利亚壹号》
- 55 | Sex, Lies and Cigarette Pack
- 58 | 《岁月神偷》到底偷走了什么？

香港电影新力量

目录

- 62 齐来说说香港CULT MOVIE——新香港电影圆桌
- 71 《安非他命》：要了他命的毒和爱
- 73 《打擂台》：三十年时空错置的启示
- 75 擂台的异代打法
- 77 《前度》拍出香港爱情新态度——杜汶泽、麦曦茵专访
- 附录：**
- 81 卅年如一梦 港片兴衰秘史
- 87 战国2010 香港影坛群英传
- 96 2000年——2010年最优港产片一览

叁 对话导演

- 99 王小帅：用心捕捉那些时代不能丢失的东西
- 116 华语电影女性导演之光

肆 独立电影

- 143 王利波：真相不能被掩埋
- 160 刘健：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超现实的
- 171 赵大勇：不是叙事的叙事
- 177 独立影像：几多自得、几多自媚
- 182 十年——北京首届(2010年)青年独立电影展年度主题阐释
- 184 实践社往事

伍 手册批评

- | | |
|-----|------------------------|
| 195 | 现实带进梦想 |
| 201 | 陈凯歌的问题所在 |
| 207 | 《赵氏孤儿》：贺岁档的奇怪杀戮复仇 |
| 210 | 面对大屠杀：罪责思考与艺术呈现 |
| 220 | 希望日照重庆——评王小帅新片《日照重庆》 |
| 224 | 诗话第六代——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
| 230 | 贾樟柯的“上海梦”如何突围？ |
| 234 | 《海角七号》之后：2010年台湾电影文化观察 |

陆 手册活动

- | | |
|-----|----------------------------|
| 243 | “金扫帚奖”诞生记 |
| 250 | 四嘴联谈——《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再版沙龙全记录 |
| 259 | 蒋雯丽导演处女作《我们天上见》看片会 |
| 260 | 关不住的春光——中国电影新浪潮 |
| 262 | 第十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九位女导演畅谈电影艰辛 |
| 263 | 《青年电影手册》2010华语十佳——《让子弹飞》领衔 |

七月流火，八月未央

七月流火，八月未央，《青年电影手册》姗姗来迟。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尽快的把最新的内容呈现给主持这本刊物的读者和观影者，希望今年在新星出版社落户以后，可以更加及时地给大家带来有意思的关于电影的文字。

去年我们做了台湾电影专题之后，今年又送上了这期香港电影专题。1997年之后，香港电影在为了适应内地市场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不少香港电影工作者还是在努力的保持香港电影叙事的那份特质，这一期香港电影专题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李照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大力的帮助。

2010年曾经有娱乐媒体声称第六代已经崩溃，尽管对于中国电影划代之说我并不认同，但是这种论调所指向的导演群体们，却依然在带给我们新的作品，姜文，王小帅，贾樟柯都用他们的作品显示出他们的创作力雄风犹在。《让子弹飞》激发起的市场回响，值得探究，而蒋雯丽、李玉等女性导演的作品在2010年都是年度优秀电影的代表作。

《青年电影手册》依然关注独立电影，并将增加更多的篇幅。王利波的纪录片《掩埋》，追问唐山大地震的真相，跟另一部同类题材获得高票房的剧情片相比，更值得关注。赵大勇，刘健也是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独立电影导演。

第二届金扫帚奖的评奖结果也出炉了，《孔子》《大笑江湖》《非诚勿扰2》获得最令人失望影片，胡玫和冯小刚分享最令人失望导演。我们会坚持将金扫帚奖做下去，对中国电影继续的关注到底。



壹 封面人物

姜文：让梦想继续飞

对话者 / 姜文 程青松 摄影 / 缪健

2002年1月，我和黄鸥在姜文家和他有过一次对话，我们把对话《姜文的前世今生》放到了《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这本书里，那时候，姜文导演的电影作品只有两部，《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但是都锋芒毕露，才华横溢。

八年过去了，姜文在这个时间里，拍片的速度并不快，《太阳照常升起》和《让子弹飞》是他在这八年里拍摄的两部电影。两部作品出来，依然成为众多观众热议的影片。《太阳照常升起》上映之后的“生不逢时”和《让子弹飞》获得的七亿票房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2011年1月。我和黄鸥再度来到姜文导演的工作室，有了我们的第二次对话。

“《太阳照常升起》是尊重了生活的本质，《让子弹飞》是遵守了电影的本质。”

——姜文

程青松：《让子弹飞》的票房很惊人，已经到7个亿了。

姜文：我不知道数，马珂（制片人）他们管着票房的事。

程青松：昨天晚上睡得很晚，把《太阳照常升起》和《鬼子来了》又看了一遍。听说最近很多人都失眠。

姜文：我睡得着。

程青松：其实我们今天还是主要围绕你的几部电影来谈，但票房还是大家现

在最关注的东西，它肯定会创国产电影的最高票房。很多人说要拍续集，您好像也说会拍续集。

姜文：我瞎说的，有可能拍，有一些是在跟观众见面的时候，观众强烈要求拍续集，我就说好，说着说着就出现了一些续集里的情节，比如说葛优剩上半身了，我们可以把他上半身扔来扔去的，同时还可以开枪。有句话说得非常好，说葛优的下半身丢在了树上，说他到了上海以后，用上半身来讲述下半生，葛优这个角色已经有定位了。

程青松：电影上映后反响很强烈，可以感觉到，人民群众的智慧是很厉害的。《让子弹飞》上映之后，网络的讨论相当地热烈。关于鹅城，关于马拉火车，关于黄四郎，关于铁门，关于上海及浦东，关于子弹，长刀和短刀，有很多的阐释都出来了，你肯定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阐释？

姜文：会有很多议论，这点是想到了。

程青松：故意设计？

姜文：也不是故意设计，比如我们盖一个黄鹤楼，有人就会写“故人西辞黄鹤楼”，也有人会写成“黄鹤一去不复返”；你也可以盖一个岳阳楼，也会有人来写一个《岳阳楼记》。我觉得大家的评论有很多其实跟电影没关系。其实，就是这些人面对一个美景，怎么来写他的黄鹤楼和岳阳楼。有些人还真就写不成，有些人就写得让你觉得已经超过这个建筑了，可这个电影，本身不过就是那个“建筑”而已。唯一在拍之前我们就知道的是：你只要刺激到，让他（观众）足够兴奋，他（观众）就可以想得各种没边没沿。其实现在这种解读，我觉得都不叫过度，因为太集中在政治解读了，这反映出我们在这个地区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世界的狭窄。

程青松：也可以是别的方面。

姜文：但是我觉得就局限在一个范围里面，完全不够夸张。

程青松：我知道肯定不是。

姜文：当然人家绝对没有恶意的，只是岳阳楼和黄鹤楼往那里一放，他聊成“孤帆远影碧空尽”了，那个聊成“白云千载空悠悠”了，他们各聊各的，但是还是有不同的境界。

程青松：电影发生的年代在民国。所以也难免有各种解读。

姜文：这种解读我多少有点觉得把我们的电影给聊低了。我在香港跟一个学生就说，我说蒋介石不值得我用一个电影来影射，太不值得了，哪个政治人物值得我用电影影射？我不是狂妄，我是觉得他们不值。我觉得作为艺术高于他们，

不会影射他们。他们这么想我不怪他们，我是觉得本地区的想象力太单一。

程青松：但是我发觉《让子弹飞》的不少观众都是这样参与进来的。

姜文：这个也没有错。整个世界就存在在误读当中，这也算是一种误读，但是误读不代表他不兴奋。

程青松：（不管怎么误读），这些还是建立在《让子弹飞》这个电影文本的基础上，这个电影本身给观众带来了刺激和兴奋。

姜文：《阿凡达》在中国都能读成拆迁，太具有想象力了。

程青松：听说是他们宣传团队在中国调查市场的时候说最热门的话题是拆迁，宣传上是有预谋的。

姜文：这也充分暴露了我们的观众在感受《让子弹飞》层次上比较狭窄，这同时反映了当时他们为什么说看不懂《太阳照常升起》。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精神世界，不知道什么叫你用真实的眼睛看生活，这个电影的生活，跟你所受的教育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程青松：也就是说《太阳照常升起》你并没有迁就观众看电影的习惯。

姜文：比如他们说黄秋生这个人怎么就这样死了，其实生活当中大量是这样死的，观众看惯了其他电影当中死的例子，习惯了之前被教育的那一套。

程青松：好莱坞电影在叙事上也是有模式的，早期的明星要么是性感的，要么是冷艳，都设计好。

姜文：这多讨厌，一辈子按照规则活，不是白活了吗？

程青松：尤其是观众的经验，《鬼子来了》，马大山的头砍掉了，还眨眼睛，《太阳照常升起》的结构也是，故事的结尾实际是故事的开头，两个女人骑着骆驼在沙漠相遇，然后分开，到不同的地方去，然后有各自的故事。对于电影经验很狭窄的观众来说，就会接受不了。

姜文：为什么说艺术片有意义？是因为它把不同的世界呈现给你，这是一种诚意。而不是说你习惯这个事，我给你来这个，你看着挺爽的那种电影，其实可能没什么大意思。

程青松：就是一个思维定式把人框住了。《太阳照常升起》有可能是他们准备不足。

姜文：《太阳照常升起》是尊重了生活的本质，《让子弹飞》是遵守了电影的本质。

“我不是任何人的粉。”

——姜文

程青松：有人说姜文有崇拜毛泽东的情结，说里面的张牧之就是毛泽东，你个人对毛泽东是有那样的崇拜吗？

姜文：如果要把这个当做问题的话，那就请给我一点时间来回答。第一我得这么说，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不是我的偶像。这是两回事，人物是人物，我很多时候强调毛泽东是个大人物，那是针对很多人去贬低他，或者说是廉价地批评他，我很反感这种对毛泽东的态度。

程青松：简单的、粗暴的批评？

姜文：现在有一些人旗帜鲜明地表态，称不觉得毛泽东很了不起，并且这种说法正在成为一种流行，这种态度我不赞成。作为人物，如果大家理解什么叫“人物”的话，毛泽东是出众的，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他没有问题。

程青松：你觉得别人肯定是误读了，关于毛泽东这一块。

姜文：我觉得毛泽东确实是一个人物，但我不是毛粉，我不是任何人的粉。粉丝是特别容易变心和不理智的，粉丝也基本上是不动脑筋的，无条件的，我不是无条件的。

程青松：你要演毛泽东吗？

姜文：我是一个很愿意演戏的演员，但是要有好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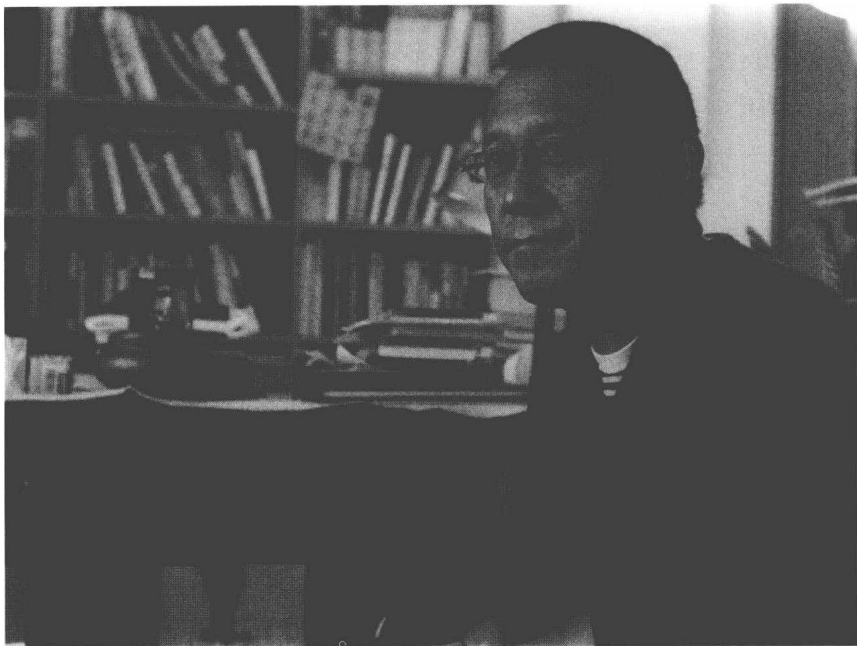
程青松：《让子弹飞》里出现的军刀，还有自戕的场面。有人说你受日本电影影响很大。

姜文：我根本不喜欢日本电影，他们还说我像莱昂内（《美国往事》的导演），你去看看他的电影，节奏特别慢，我所有的电影就没这么慢过，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程青松：很多人会把《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美国往事》在叙事上联系起来，比如，偷看女孩子跳舞。

姜文：我小时候还偷看过很多次，我亲身看过，那肯定是在莱昂内拍《美国往事》之前了。好几次别人给我放他的片子，我看到一半，就说别让我看了，如果让重新再剪一遍，一定比现在好看。莱昂内是手艺，我做的不是手艺活。他太迷恋手艺了，做的东西特别有手艺感，哨吹半天，帽子折腾半天，枪弄半天，我是不喜欢玩手艺的。

我的电影不手艺，是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好看的东西不要老得瑟（得意纠缠），差不多就走，所以剪接的节奏都很快。



程青松: 还有人说姜文的电影是向《教父》致敬。

姜文: 我致什么敬啊? 这不是因为狂, 这是因为我有创作者应有的心态。这和我拍完电影再去《教父》, 觉得这个片子不错, 是不矛盾的, 就像你打仗的时候说我肯定打死他, 但是你打完之后说这个对手挺了不起的, 是两个心态。你拍戏的时候, 就准备好向谁致敬, 这个电影就不可能拍出来了。

程青松: 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一些观影的体验, 还有两个导演被大家提到的比较多, 一个是库斯图里卡, 一个是昆汀·塔伦蒂诺。

《太阳照常升起》被联系到库斯图里卡电影狂欢的气质, 《让子弹飞》则被拿来跟昆汀的《无耻混蛋》比较。

姜文: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事。

程青松: 是读解人的事?

姜文: 这就是看见黄鹤楼的人能写出什么来的问题, 咱们举的都是那些流传下来的美文, 很多人看到黄鹤楼, 其实可能也写不出什么来。我觉得当一个人评论作品的时候, 跟创作者没有关系, 是这个评论者内心世界的暴露, 如果他的心里只有他想去比较的那个导演, 他这么说也没有错, 在他的心里那个导演可能占

有90%的位置，是一个坐标，但是我的心里，那个导演可能是没有位置的。

程青松：观众，影迷，影评人都有解读的意愿，做自由的阐释。今天跟你聊天，发觉你是反好莱坞体的，反类型化，反模式化，你最不喜欢听到有人把你的作品归类成像某个导演，你不是这样的，你就是你自己。也许解读你电影的人，不知道一个创作过程是从心灵到头脑的主观体现，你的电影其实是自己创作出来的，跟别的导演没什么关系。

姜文：这样说可能清楚一点，但恐怕很容易又被别人理解成狂妄。

程青松：不喜欢被人归类。

姜文：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粉丝，哪怕是影迷，他是当不了一个好导演的，这是有区别的。我爱看电影，一部分，但是我绝不是所有电影的粉丝。大部分的电影我看完后，还是觉得没什么意思。恰恰是觉得这个电影做得不够好的人，他才有可能将来成为一个导演。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粉丝。我虽然喜欢《教父》，可我最喜欢的不是里面的电影技巧，我一般会极度地欣赏一个人的世界观，比如在《教父》里面，白兰度是怎么认识、理解和表达教父，他用怨妇的方式表达教父，从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人很牛，我喜欢他。不是说我崇拜他，因为他很多电影也演得很烂，但是他演教父的这个世界观让我佩服。科波拉的镜头是否平庸，这都不重要，关键是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表现这个家族，以至于带出某种世界观或者某种情怀，这是我喜欢的，具体技术那一套很容易，不用去考虑，你把《教父》拍成黑白的它也牛。

程青松：电影中的世界观，他看世界的方式和看人的方式很重要。

姜文：他是怎么认识世界，这个我很看中。至于他们如何表达，是在我欣赏的东西之外的，像莱昂内他们，我没有说他们不好。

程青松：我们也没有探讨他们不好。

姜文：他们已经算是很好的导演了，但都是我不愿意反复看的导演。另外还有一句话叫做“文人相轻”，当然相轻有点贬义，但是文人如果不相轻，怎么百花齐放呢？怎么各式各样呢？

程青松：你谁都喜欢，就成不了自己了。

姜文：李白可以说我喜欢杜甫，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李白可能心里认为杜甫怎么能写得那么唧唧歪歪，他们俩可能互相都不欣赏对方的诗歌。但可能他们对人会互相欣赏，吃顿饭可以，这个是好的。



“我觉得世界就是长在误读的这个营养上的。”

——姜文

程青松: 虽然你不是任何人的粉,可我还是想知道你比较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姜文: 我喜欢《教父》,喜欢《末代皇帝》,几部片子就够我反复看了,我每回不留神看了一个什么烂片,我就把这几部片子搁进去,重新看一遍,心情就好了,我觉得全世界好电影就那么几部。

程青松: 读书也这样?

姜文: 我读书比看电影多很多。

程青松: 所以我觉得你的世界观跟你的阅读还是有关系的。

姜文: 我也不完全相信这些写书的,看着好看的就喜欢,不好看的就不喜欢,或者真的能启发我一下,在头顶上掀个盖的,我就觉得他很牛,但这样的东西比较少。

程青松: 很多东西是被别人命名成这样才成这样,但是艺术家其实看世界完全不可以去参照这个,可以自己用自己的那一套规则,自己的那个系统去阐释。我

记得看完《让子弹飞》给你发过一条短信，从民国可以看到当下。你当时回的时候说“民国和当下都是道具”。我从这个回复里面感觉得出来，其实你要讲的本来就是想拍一个电影，并不是想在电影当中说这些现实的东西，现实要读的话是观众自己的事。

姜文：这里面还有一个根本上的观点问题。那样去理解这部电影的人首先认可了以皇帝、政治来概括整体人类历史，对我来说不是这样，那只是其中的一个说法，民国、爱新觉罗、朱元璋，那只是你们定义的概念和说法而已。对我来说，我有我对这一套东西的说法，我可以拿朱元璋当一个道具而已，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清楚？实际上我们人类世界是不断被强权者归纳成一种东西，说这叫欧洲，这叫资本主义，这叫什么，他希望那么做，没有关系，因为他的位置、职位或者他的需求决定的。但对艺术家来说，他们永远有他们自己一套系统在解释，什么是人，什么是强盗，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妓女。你不能说你用“五讲四美”这一套来解释莎士比亚，这就没法聊了。老百姓这么想无所谓，我们很多所谓搞文艺批评的，搞创作的还这么聊，是肯定没有出路的。这杯水我们可以起8个名字，爱新觉罗起的名字叫清朝，我们起的名字就叫杯水，我跟爱新觉罗不是一个系统，莎士比亚跟他们的英国皇室也不是一个系统。我更愿意从莎士比亚或者是莫扎特、米开朗基罗这一套东西，来理解人类历史而已。所以我说，民国也好，什么也好，只不过是道具而已。

程青松：我能够理解，有一段时间我看到凤凰卫视会请很多人讲口述史，就是个体对于抗战或者是对于“文革”个人的记忆，可能跟官方的说法，或者是专门负责写这个的人是不一样的，我经历的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看到的東西。就个体来说，他的记忆和历史记忆和公共记忆是不完全一致的。那是他的一种解读，姜文的解读是用自己的眼光。

姜文：莎士比亚写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丹麦王室肯定跟他急了，这不是瞎编吗？但莎士比亚其实聊的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对莎士比亚来说，也不是在影射丹麦王室，说你们丹麦什么样，根本无所谓，丹麦爱怎么样怎么样，莎士比亚只是找一个王子来说这个事，莎士比亚一定觉得他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比丹麦王室更重要。根本就是两种聊法。

程青松：王子只是一个载体，只是借用。

姜文：所以如果有人在那里说，莎士比亚是别用有心，影射丹麦，把丹麦搅得一团糟，其实根本和莎士比亚不在一个语言系统里对话。

程青松：丹麦王室这点事这个对哈姆雷特是一个小事，莎士比亚自己的思考



是最重要的，这样说就很清楚了。历史不是教科书写的那样，历史也不是强权者说的那样的，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姜文：他聊他的，我聊我的，不是一回事。

程青松：卡夫卡写过，一战爆发的时候他在游泳，别人的话都会说我在躲避战争，或者参加抵抗运动，而他是在下午游泳，一个生活的状态，他那个个体那么自在的存在着。我当时看了很震动。

姜文：卡夫卡没有生活在制式化里。

程青松：很多作品写战争，好像每天都在撒传单，没有打酱油的人。

姜文：说句很简单的话，民国不属于蒋介石，但是有些人会拿蒋介石时代来说民国，那是搞政治研究的，搞历史研究的。但对我来说，民国肯定跟蒋介石的关系